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月亮上的篝火

王立纯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国专业作家
说典藏文库

王立纯著

月亮上的篝火

王立纯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亮上的篝火 / 王立纯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5. 1

(中国专业作家·小说典藏文库·王立纯卷)

ISBN 978-7-5034-5592-6

I. ①月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62455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28.5 字数: 406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引 子

坐在院子里的老人是我爷爷。

这是大灾之年的初春时节，阳光涣散，万物萧索，除了残余的麻雀偶尔从空中飞过，小山村里再也看不到任何活物。人们都出去找吃的了，像我爷爷这把年纪，远处走不动，近处不可能再找到什么，还不如老实实在家里待着，这样更省粮食。

我爷爷是后沟村唯一的另类。村里人有时叫他马顽石，有时叫他马御厨，有时叫他老地主，有时叫他老马头。一个庄生四个蝴蝶，他在这四个名字之间来回游走，有时是这个，有时是那个。

我太爷马先贺是清末名厨，兼治鲁菜川菜，大名曾多次上过《申报》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987年），因为牵连到巨野教案，跑到大西北的驿道旁避世乞安。正赶上八国联军进犯北京，清皇室仓皇西窜，慈禧和光绪饿得受不住，在驿路边上的小店吃了他做的莼菜热汤面，那苦难中的香味过口难忘，一直沉淀到记忆深处。回銮之后，很快就传下谕旨，指名要我太爷进了御膳房。因为光绪偏爱他的厨艺，那天就戏言说，朕舍得了江山社稷，舍不得你做的饭菜。咱们来个君臣协定，我家皇帝世袭，你家御厨也世袭……

我太爷认真了，就嫡传亲授，把宫廷御膳那一套一股脑儿趸给了我爷爷马顽石。我爷爷正是弱冠之年，意气风发的，读书练功，正己修身，厨艺果然一路精进。没想到宣统小皇帝很快就把江山弄丢了，为了践诺，我爷爷还是相跟着做了家厨。经历了二十年的风云流变，宣统又兜着圈子跑到东北，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。我爷爷就显得灰头土脸，御厨也叫得不仗义了。这且不说，还经常吃日本人的“山宾”。苟活在亡国丧家的耻痛里，简直度日如年，没

有多久，就偷着跑出去，从此隐身民间，倒也落得一个清静。东北解放后，这段历史被人发掘出来，而且一再提及，上升到了吓人的政治高度，说给伪满皇帝做饭做菜，而不是端屎盆尿盆，这是一般的问题吗？这不是一般的问题，性质是很严重的。而且还伺候过日本人，为什么没给他们下毒？机会总是有的嘛，要是早点下毒，东北人民能当十四年的亡国奴吗？甚至连卢沟桥以后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了。这么一分析，我爷爷就有些罪大恶极，觉得不能尽意，也为了完成分配指标，土改划成分的时候，就顺手把一顶全国通用的地主帽子扣在了他头上。

后沟村是光腚村，没有地主，为了填补空白，就把我爷爷弄去监督改造。后沟村也没有党员，也是为了填补空白，就把陈支书弄去主事。陈支书这人很正义，而且很是看重一日三餐，这样也就把我爷爷成全了。陈支书说，御厨不过就是高级做饭的。哪家哪户不天天都在做饭？既然做饭的是劳动人民，那么御厨就是高级劳动人民，干吗非要往阶级敌人的阵营里挤对？满洲国是伪的，马御厨却是真的，即便是萝卜白菜，他也能弄出不同寻常的滋味来。身边有现成的能人，能用为什么不用？毛主席说过，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，咱可不能睁着眼睛犯罪呀。

就把我爷爷留在村部小灶上，伺候乡上县上的来客和他自己。怕上面醒过腔来再把他弄走，就采取臭豆腐策略，风声一紧或是一有来人，就让他提着钵钵游街，从村这头走到村那头，一面敲打一面吆喝说，地主分子马顽石，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啦！成立人民公社大食堂，陈支书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又让他改当了伙夫。我爷爷深感再造之恩，干得兢兢业业，村里人也吃得咂嘴咋舌。可惜大锅饭倒运背时，火了没几天，就把食堂吃倒灶了。散伙的时候还剩下半麻袋高粱米，陈支书说，你拿家去吧，就算是顶工分了！可我爷爷不干，他坚持说，公是公私是私，拿回家保管行，顶工分不行。能让我给大家做饭，这是公家对我的最大信任，比给多少工分都强哪！

如今到了节骨眼上，方才显出了这半麻袋粮食的重要。我爷爷本想把粮食直接扛到村部去，以解全村之危；可人已老迈，且又饥

饿多日，身子虚弱得不行，走路脚下没根，刚把麻袋从仓房里拖出来，就寸步难行了。这时我父亲正在别的公社饥肠辘辘地出民工修水库，我妈妈领着我们几个崽子投亲靠友吃“溜达”，我六叔马本良在百里之外的馆子里当灶，眼前根本就没人能帮他。

正在着急，陈支书的儿子陈南喜荡过来了。

陈南喜跟我爷爷厮熟，当年还在抹鼻涕，没事就泡在村部的食堂里，跟他爹蹭一些锅巴油梭子吃。此人鹦哥嘴巴鸭巴掌，不甘心窝在乡下种地，就游鱼般四下乱窜，要不是饿得厉害，很难在村里见到他的影子。此时他看中了路边的大榆树，想剥了树皮磨面吃。那树比村子的岁数还大呢，粗大虬曲着，上面还挂着一片当钟敲的犁铧，常常有禳灾祈福的乡亲往上面系红布条，因此就成了村里人人敬奉的神灵之物。陈南喜还以为四周没人，就掣出别在身后的镰刀，刚拉开架势，忽听一声咳嗽，竟然吓了一跳，一偏头，就看见了坐禅一般的我爷爷。

陈南喜嘻嘻一笑说：“忙哪！”

我爷爷一点都不忙，这是很显然的，他这么说只是没话找话。我爷爷在村里人缘很好，辈分也很高，只因为他的地主身份，人们就不好称呼了，一称呼容易阶级混线，通常都像陈南喜这样，眼睛一对光就说话。他也看到了我爷爷身下的麻袋，可他并不知道那是粮食，也不相信这种时候谁还能拿出粮食来，何况两三年过去，人们早就把那档子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我爷爷说：“喜子啊，你想打老榆树的主意？这绝对不行，它是这村子的魂啊。”

陈南喜说：“魂不魂的，人重要还是树重要？”

我爷爷说：“你和小六子同岁吧？你看看他，再看看你……”

陈南喜说：“我是不如你儿子，可你也不如我爹呀。我爹他管着你，也管着这一大村子人呢！”

我爷爷说：“你替我把你爹叫来吧，我有事找他。”

陈南喜说：“想找我爹？那比找地下党还难呢，他说不定跑到哪儿要饭去了。”

我爷爷大感意外。他足不出户，还不知道村里发生了什么。事

情是这样的：前沟村有人在北京给毛主席当警卫员，年前回来探亲，带回去一个又黑又硬的糠饽饽，对毛主席说，这就是乡亲们的口粮。毛主席掰开一块放到嘴里，才吃了几口就流泪了。他说，真没想到，今天的种粮人竟然吃这种东西……陈支书一听这个就说，毛主席都知道了，知道了也没什么好办法；大救星都救不了咱了，咱自救吧。要饭也是革命的需要，我们不是一般的叫花子，我们是革命的叫花子。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，这么做并不丢人。

就领着人出去要饭了。

我爷爷说：“你爹可是支书，他要饭那是给党抹黑哩。再说，眼下还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你看看，我这儿还有半麻袋粮食哩，兴许挺过这一阵，国家就有办法了。”

这让陈南喜大吃了一惊。就将信将疑，趑到我爷爷跟前，用脚蹴蹴那只麻袋，又弯下腰用手捏了捏，直到确认了粮食的真实存在，才把嘴一点一点张大，张成一个黑洞洞的椭圆。

我爷爷说：“快去把你爹找回来吧，没他就没了主心骨；他和老榆树一样，也是咱村的魂哩！”

陈南喜想了一下，就说：“我爹不在家，我就做主了。你把麻袋交给我吧！”

我爷爷笑笑，又摇头说：“那怎么行。支书又不是皇帝，儿子能接老子的班；支书是公家的官官，谁干谁不干，那得公家说了算。”

陈南喜说：“救灾如救火，干吗非要一根筋？”

我爷爷说：“不行就是不行，你爹不回来，多了少了，让我没法做人。再说，公平不公平，我信不过你。”

陈南喜生气了：“你一个狗地主，敢不听贫下中农的？”

我爷爷说：“这可是人民公社大食堂剩下来的粮食。你爹的支书是组织任命的，我这个伙夫是你爹任命的；我人在粮食在，这是不能含糊的。”

眼看越说越僵，陈南喜就动了硬的，把手中的镰刀举过头顶，做出引而不发的姿势，想把我爷爷吓住。哪知我爷爷并不害怕，他微微笑着说：“喜子呀，你要是真把我灭了，那可是利国利民了，国家不但少了一个地主分子，也少了一个白吃饭的老灯，那你就是人

民的功臣了！”

陈南喜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嘴上嘟囔着难听的，径直闯进屋里，翻出仅有的两个糠菜团子，揣进自己怀里，对我爷爷说：“那好吧，我这就去，找我爹也找你家小六子，你老实等着吧。”

我六叔马本良并非行六。我爷爷当年找人算过，命中合有“貔貅六子”，遗憾的是我奶奶身体不好，生了我父亲，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留下一大段空白，却应了“四十八，结个瓜”的老话，屖出最后一泡残血，就撒手去了。我爷爷不叫他老疙瘩，而叫他小六子，以此表示对命运的认可。两兄弟相差了近二十岁，而且都和“貔貅”这东西相去甚远。大哥推倒了爬不起来，完全是耕牛役马形象；小弟则鹤神鹿貌，透射出了聪颖灵秀之气。我爷爷认为孺子可教，于是那颗死灭的匠心又蠢动起来，把六叔当成唯一的可传之人。

六叔还很幼小，我爷爷就向他灌输说，末代皇帝都特赦了，末代御厨早晚也得有说法。大灾三年，厨子死于帝王之后，这是人人都认可的真理，你学厨艺吧。六叔说，我不学。毛主席说过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。我爷爷说，不吃饭怎么革命？革命必须吃饭，连毛主席也一样。我爷爷又说，百师厨为大，百艺厨为先，所以把别的行当都叫师傅，却把厨子叫作大师傅……可是六叔并不情愿，他正是贪玩的年纪呢，就说，一个大男人，总围着锅台转能有什么意思？男人该干男人的事情，将来我要……我爷爷没让他说完，耳刮子就扇了过去——他之所以在家里实行专政，是因为在外面总被别人专政，如果不找回一点平衡，真就没法活了。我爷爷说，你懂个狗屁！那可不是一般的锅台转，那里面学问大了。圣人说过，这叫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我这一辈子都没学完，你这一辈子也学不完。你要是不把老祖宗的炒勺接过去，死了我闭不上眼睛！就这样，在我爷爷的言传身教和一个个耳刮子的严厉打击下，六叔茁壮成长起来，刚能掂动马勺，已经十分了得，又有上两辈人的铺垫，真是挑帘红碰头彩，被城里饭店请去做活招牌，有人就顺路跑车，叫他马御厨。

大灾之年，城里的日子一点儿也不比乡下好过。所有的馆子全

都摘了幌子——北京话叫歇菜，剩下几个大点的还在硬撑，却又一色儿招牌换记，改成了工农兵饭店或大众小吃部，只卖苞米面糊糊和麸子面饽饽，价钱死贵不说，还要粮票。六叔几次想卷铺盖，我爷爷都坚决不答应。他给六叔写了一封信：“本良吾儿切记，否极泰来，张久必弛。新社会人民当家做主，焉能浑做猪狗吞糠啖菜？灾难只是一时之逞，繁荣昌盛必将不远。吾儿既为厨中圣手，须当自珍自重，艺为祖传，更属国家，得传难，失传易。去市则为海中腾蛟，归乡则为涸辙之鲋。汝当学古之伟丈夫，仗炒勺以为剑，别家辞乡，纵横天下。何况孔夫子早有家训：小捶则待，大杖则逃，不陷父于不义也……”很显然，他不但不同意六叔回乡，反而主张他远走高飞，这样就既能带走手艺，又能撇下地主帽子。他还捐给六叔一帧横幅，那还是当年康有为书赠我太爷的，上写四个大字：熬得真味。题款上注着：谨遵马御厨雅嘱，为人治厨要义。

六叔去留未决，看到乡亲们缕缕行行出来乞讨，就知道乡下形势已经很严峻了，便打定主意，来跟饭店主任辞行。他说：“我得回家了。家里还有老爹呢，老爹偌大年纪，一个人留在家里，那是很危险的，再不回家，就是不肖子孙了。再说，眼下这样子，有我没我都是一样的。”

主任唏嘘良久，喟叹说：“我本不该放你，也舍不得放你，可灾年无高厨，再不放你就没道理了，大难当头，咱们各奔生路吧。”

主任打开了上锁的橱柜，拿出几个麸子面饽饽，放到六叔手上又说：“小马御厨，你和你爹一样，都是生不逢时啊。这几个饽饽，就算店里送你的，也不枉你为饭店支撑一回门面！”

六叔给主任鞠了一大躬，收起干粮，泪花粲然着，恹恹惶惶和饭店告别了。

六叔揣着干粮，携着简单的铺盖，晃晃荡荡来到汽车站，却见那辆破旧的嘎斯六九已经放水，尿唧唧地泊在那儿，就像一只死蚂蚱似的。司机勾着一颗瘦头，闲在一旁吸烟，吸得十分愁苦，原来是汽油告罄，从此杀马扣槽，再也跑不了了。六叔和司机挺熟的，过去常托他往家里捎东西，一打听才知道，因为没油，北京的汽车都背着大气包，军用飞机坦克，都用苫布苫着，石油部长点烟，也

不用打火机了，何况这旮旯犄角的小地方。六叔的心就沉下来，说飞机坦克打火机都离我忒远，你的汽车没油，就等于把我老爹扔在了孤岛上。

急匆匆转过街角，就见马路旁边摆着一张破桌子，桌前戳着个硬纸壳牌牌，上面写着：北方油田招工。人们来来往往的，多半不是积极报名，而是踊跃看热闹。虽说六叔当着厨师，其实一直都是临时卖手艺，为别人打场子，不算是铁饭碗，不工不农不士不商的，和社会主流很疏离。而上了油田就大不一样了，一步到位，成了光荣的工人阶级，不仅昂首挺胸，还领导一切呢。这么想想，就动了心思，凑上前去询问，什么样的条件才适合，每月能给多少粮食。

招工负责人刘播正在做宣传，看六叔身材标致，头脚干净，气质嘉好，眼神里流露出了相当的渴望，就盯着他动员说：“还要什么条件？你的条件就很好嘛。是不是贫下中农？”

六叔被一指头点了死穴，心里就虚了，可还是硬着头皮说：“咋不是呢，都三代老贫农了。”

刘播就点头说：“那就好。你报名吧，到了广阔天地，肯定会大有作为的！”

六叔迟疑着，掂着行李敷衍说：“等我回家跟老爹商量一下再说吧，这种时候，我走了放不下心。父母在，不远游，对不对？”

刘播说：“对呀，百善孝为先嘛。”说罢又咦了一声，“你没少读书吧？”

六叔说：“就是一些闲书。再说，不读书就要挨巴掌，我老爹的教育是文化加武化！”

刘播笑了，偏着头看他，样子挺欣赏的。

突然刮起一阵疾风，刮倒了招工的牌牌，还把压在桌子上的登记表刮跑了。刘播离得近，扑蝴蝶一般按住了几张。其中的一张借着风力升上了半空，且又越旋越高，就像放飞的纸鸢。别人还在大呼小叫，六叔就挺身而出了，扔下行李，跟在后面猛撵。哪知那张表格就像神灵附体一般，忽上忽下不远不近地引逗他，看看刚要够到，冷丁又飘向了别处。他就在马路和建筑之间穷追不舍，一直追到一片泥水里，才终于将其擒住。拿着那张湿漉漉脏兮兮的白纸转

回来，脸上竟然红红的，好像有失了职守。

刘播被感动了，瞪大了眼睛，泪唧唧地说：“好兄弟，太谢谢你啦。你报名吧，油田上正需要你这样的好青年！”

六叔还要接话，就被人钳着衣服，从那张桌子跟前拉开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陈南喜。他身后站着出来逃荒的乡亲，破衣滥衫的，就如一群木雕泥塑，由于饥饿，眼珠都很滞涩，半天不转动一下。

陈南喜说：“小六子，你真想去？”

六叔说：“真想。”

陈南喜说：“你没发烧吧？”

六叔说：“我就是想找个能管饭的地方。油田毕竟是吃国库粮的，就算吃不饱，也绝对饿不死。再说，国家缺石油，咱去弄石油，这不是两好轧一好吗。”

陈南喜说：“我都打听明白了，那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地图上都不标正经颜色，一抹儿色的生荒盐碱地，连牲口托生到那儿都捞不到好草吃。据说清朝流放罪人，都用不着监狱，往那儿一撒就得，就是插了翅膀也很难飞出去，所以又叫天牢。”

六叔说：“清朝是清朝，现在是现在。现在那地方通火车呀。”

陈南喜说：“油田的活没法干，累死人不偿命。听说油田上的人都被石油浸透了，脸黑牙也黑，咋都洗不净，娘们儿去睡一宿，回来都得撒半个月黑尿！”

乡亲们嘻嘻哈哈地捡笑。

六叔指指刘播说：“你瞧他，牙不是挺白的嘛。”

陈南喜说：“人家是干部，你能比？别的且不说，光是撒尿就成问题：冬天得拿着个棒棒敲冰，到了夏天更麻烦，得折把蒿子紧扇忽，以免裆里那块活肉被蚊子衔到树上慢慢吃。”

乡亲们又笑，那笑乌突突的，毛玻璃一般。

六叔说：“也没见哪儿有人憋死的。别人能活咱就能活。”

陈南喜说：“我明白了，马本良，你不是想找吃饭的地方，而是想找做饭的地方。那种地方，别说是去当御厨，就是请我去当皇帝，我也不稀得去！”

六叔说：“什么御厨不御厨的，能当一个工人，那就算烧高

香了。”

陈南喜还要说什么，陈支书从那厢走过来，连骂带臊地把儿子屏开，又用手揣着六叔的背包商量说：“小六子，乡亲们都饿毁了，能不能先找个僻静地方，把你口袋里的干粮分一分？我们都知道，你和你老爹一样，都是硬脖子软肠子，心里想着大伙的人。”

支书发话，怎么能说不行呢？何况六叔对他一向敬重，又是在这种严酷的饥荒时刻。六叔马上照办，只是拿出其中的两个，放到手绢上包好拍扁，然后装进自己的怀里，用体温来暖着，准备留给我爷爷吃。

由于没有汽车，全靠步行，一百多里路就很要章程了。逃荒归来的饥民被半麻袋粮食鼓舞着，走走停停，夜息晓行，走得既悲壮又奋勇。经过将近两天的痛苦跋涉，终于到家了。后沟村里已经听不到鸡鸣犬吠，甚至连一缕炊烟都没有。唯有沿路人家的大墙上，“一天等于二十年”“十五年超英赶美”“高举三面红旗”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等白灰刷成的大标语，虽经岁月风雨的剥蚀，依然十分醒目，显示着这里曾经有过的躁动和生气。

六叔急于见到我爷爷，就奋力甩开众人撒步疾行，如同一个挺进的尖兵，离老远就高声喊道：“爹，我给你带回干粮啦！”然而没人应声，只有柴门在阵风中寂寞地嘎嗒着。进了大门才看见，我爷爷马顽石端坐在麻袋上，脑袋偏侧着，似乎睡得很深了。一只麻雀落在他头顶上，另一只则在他腿前跳跃，胆大妄为地啄食着麻袋里的粮食。六叔感到了不祥，惊怯着贴近了细看，这才明白，老爹已经死了，竟是坐着粮食口袋，被生生饿死的，而那麻袋还是本来模样，连扎口的绳子都没解开过。

六叔放声大哭起来，以头撞地说：“我的爹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儿子不孝，儿子回来晚啦！”

陈支书和乡亲们全都哭了，为这样一个最不该饿死却恰恰被饿死了的老人。老榆树上的犁铧被人敲响了，钟声凛冽着，向山野间一波一波地扩散。

陈支书绕尸三匝，老泪潸然，抚慰六叔说：“小六子啊，你爹做

人做得周正。这半麻袋粮食，他完全可以私吞，可他没有；他是为村里人饿死的，这是牺牲啊。我不管他地主不地主，一定要起高坟，立大碑，把马顽石写进村史里，让乡亲们永远记住他！”

六叔说：“叔啊，起山样高的坟，立墙样大的碑，我爹也是死了；而死了的人就再也不能复活了。”

陈支书听出他话里有话，就说：“我们对不起你爹，再不能对不起你了。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说吧。”

六叔沉默片刻，忽然抬起头来，用了很坚定的口气说：“你都看见了，城里正在招工哩，我不想再被饿死在山沟沟里！”

陈支书想了想，便说：“也好，这种时候，逃出一个是一个。”

六叔说：“可是，人家只要成分好的。”

这显然超出了一个村支书的权限和能力，平时说一不二的陈支书此刻不说话了，抬眼看着一片萧索的田野，那目光变得钝钝的，分明是个无能为力的小老头。

六叔便提高了声音哭道：“爹呀，你总是说，大灾三年，厨子死于帝王之后；可你这是咋回事？你是死在众人之前哪！你死了，留给村里半麻袋粮食；可你给我留下了什么？只留下了一顶沉甸甸的地主帽子。爹，我恨死你了！”

六叔嘴里喊爹，眼睛却看着陈支书，这让陈支书心乱如麻。况且他一哭，乡亲们也跟着哭，哭声和着山风一起呜咽，男女老少形成了好多声部，气势十分浩大。陈支书终于撑不住了，菜色的脸上现出了愧作的红晕，吁叹几声，又猛跺了几下脚说：“日他个血娘的，不就是那么回事嘛。你老爹死了，就等于老地主死了，干吗还要让后代活得不自在？既然你想到外面去闯荡，我给你盖个戳戳，介绍信你自己填去吧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贫农好后代了！”

六叔说：“这……能行？”

陈支书扭头问：“大家同意不同意？”

大家一声雷喊同意。

陈支书说：“这就等于，党和群众重新给你划成分了。以后谁要捅出去，那就是杂种日的，村里挖他祖坟！”

大家又一声雷喊同意。

陈支书就从口袋里掏出了卷烟纸，是小学生用过的那种田字格本，扯下最后那页厚实的封皮，仔细抚平，然后从裤腰的深处摸出一枚黄杨木公章来，呵了一口长气，又将那纸垫到自己的大腿上，狠狠压下去，再抬起手来，赫然的一枚红圆，太阳般炫目，那纸面都有了凸凹，分明就是钢印的效果了。

六叔给陈支书磕了响头，又给乡亲们磕。

陈支书说：“小六子，我这只是地方粮票，出了咱后沟村，凡事就靠你自己掂对了。”

六叔泪流满面地答应着。他拿出压扁的干粮，摊开来祭放到老爹面前，叩着头说：“爹呀，你都看见了，好人终究会有好报，你就把眼睛闭上吧！”

我爷爷马顽石还是一声不吭。这位最后的御厨塑在了麻袋上，那张灰突突刻满皱纹的老脸，有一道蜿蜒的湿痕，不知道是露水还是他最后的眼泪。

第一章

老式蒸汽机车穿越了中国北方最为艰难的时空，经过一天一夜的沉重喘息，黎明时分，终于停在滨洲铁路一个四等小站上。被风雨剥蚀了的白漆站牌正好对着我六叔马本良那节车厢，上面写着“萨尔图”三个黑体大字。

车上的人全都诧异着，看着招工负责人刘播说：“不过就是睡了一觉嘛，咋一家伙就跑到国外来啦？”

刘播嘿嘿地笑了。他的笑是透明的，带着宜人的温度，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亲切的认同感。刘播本是石油学院毕业生，可举止打扮很像大老粗，这就很厉害了，相当于一种很时尚的迷彩性质。他的身份是萨E采油指挥部采油三大队大队长，招工不过是临时领命。刘播向大家解释说：“既然能有哈尔滨，就能有萨尔图，大哥小弟嘛，对不对？萨尔图是蒙语，意思是月亮升起的地方。”

一听这浪漫的名字，新工人们就贴到窗前，一个个把脸挤平了向外探看。不看还好，一看就傻眼了：初显的曙色里，一片灰茫茫的荒野，连一个小小的隆起都没有，一道细细的活水都没有。地面上白花花的碱疤痢令人刺痛，周遭的小草长不盈寸，稀巴棱登地匍匐着。偶尔有一棵树，也是未老先衰的老头树，弯弯巴巴永远长不高，浑身布满瘰癧和瘰包，就像盆景似的。星星点点的房子，全都矮趴趴斜歪歪的，从头到脚土墙土盖，看着跟牲口棚子差不多……大家的脸色都晦暗起来。有人嚷着：“这种鬼地方，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嘛，怎么配起这么美好的名字？”

刘播说：“你们以为月亮是什么？其实月亮就是这个样子，远远看着，又皎洁又美丽，真要登上去，比哪儿都荒凉。从今天开始，

咱们就来他个新编神话故事，男的是吴刚伐树，女的就是嫦娥奔月了！”

众人便笑起来，那笑惨兮兮的，好像被人胳膊了。

就心情沉重着，背包罗伞往下跳。

双脚刚一落地，人就被劲飏的季节风给呛住。那风至少也有七八级，裹挟着沙尘和乱草，简直就是一片霰弹，源源不断横扫过来，人们被打得东倒西歪，一个个佝偻着身子，脚步都错乱了。穿着脏制服的老列车员总跑这条线，早已见惯不惊，傍在车厢门口，样子像个兵痞似的，用手摀着大檐帽，看着这拨新来的工人嘿嘿直笑，好像是什么阴谋诡计得逞了。他吆喝说：“这里的风大是大，可是不常刮，一年刮两次，一次六个月！”

人们又笑，不过那笑就很像是哭了。

六叔以手遮脸，呸呸地吐着嘴里的沙子，渐渐从荒风里凸现出来。觉得手上挺空，尚有余力，就转身来帮后面的人。紧跟在他后面的是个俊俏姑娘，名叫米新朵，火车上就坐在他对面。六叔自小没妈，又没有姐妹，对女性很向近。再说，米新朵不是一般的俊俏，她俊得蜚人眼睛，白瓷脸子，鸦翅乌眉，一双杏眼，下面嵌着一管笔挺而精致的鼻子，红唇里包裹着两排细密的白牙齿，这就美得不大真实了，甚至有一种脱离群众的感觉。六叔一夜都没睡踏实，总是微眯着眼睛偷觑，尽管他还挨着饿，还处于丧父的悲痛里，可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他的审美。他就觉得很奇怪了，她是怎么长的？她干吗要到油田去？她应该去当演员才对呀。

米新朵交出行李，刚走了几步，忽然又站住了，哭哭唧唧的直揉眼睛。六叔心疼了，凑到跟前劝慰说：“哭啥嘛，天塌砸大个，过河有筏子。这种年月，有饭吃就行呗！”

米新朵立刻声息泪止，顺势掩饰说：“谁哭了，我没哭。我是被沙子迷了眼睛，想用眼泪冲出来。”

六叔说：“我会翻眼皮。我给你翻翻吧。”

米新朵比六叔还小一岁，而且人很单纯，又是情急之中，谁都没多想什么，就以实为实，把脸盘子凑了过来。那真是精窈好炭烧出来的脸盘子，睫毛长眼皮薄，如新熟的葡萄，又明显地双着。六

叔把指头缩了一个花，很容易就翻了过来。怕伤着她的眼睛，他没用手，而是伸出舌头灵巧地一舔，事就齐了。那一刻他屏息静气，生怕把这个精致的妙人给呵化了。

一切都水到渠成，妥帖自然，甚至是很温馨很感人的画面。偏偏这一幕被金刚钻井队队长许曾看到，从他那个主观视点看过去，就看出了很大的暧昧成分。许曾便摸着鬣鬃似的胡茬子，嘿嘿一笑说：“小兔崽子，不像话嘛，刚下车还没站稳脚跟，就玩起了这个，这又不是在外国，扯什么哩咯儿咙啊！”

许曾一直等在这儿接站。金刚钻井队不断分蘖，骨干一茬一茬输出，人手就不够用了，得挑些顶硬的补充上。萨尔图这种小站平时很少有乘客，候车室只有十多平方米，列车只停一分钟，也不过是照章行事罢了。自打发现了石油，小站一夜之间做大，常常有专列停靠，据说很快就要晋升为二等车站了。许曾他们来时没坐客车，坐的是那种铁皮罐头似的货车，一个个钱毛钱刺，油渍麻花，却又喜形于色，操着东西南北大杂烩的腔调，大着声音说话，总说抱了个大金娃娃，等于给咱国家雪中送炭了。跟随他们一同来的，还有那些躺在低边平车上硕大的钢铁桁梁，看着就像是恐龙骨架。一伙本地居民围着看热闹，直看得咂嘴咂舌，不可理解地问道：“这傻大憨粗的家伙，干什么用的呢？”许曾诡谲地眨眨眼睛说：“这叫钻塔，日地球的！”人群里有萨边公社的贫协主席老张才，还有钻井队借宿的房东女儿韩桂花，男女老少齐全，哄笑一声就散了。背后便议论说：“这个许曾队长真够匪气的，地球咋个日法？要是真给日透了，那边就是老美，麻烦可就惹大了。”

一两千名新工人集结在车站前的空地上，乱糟糟闹哄哄的，就像黄泛区的难民。有人吹起了哨子，命令说，以车厢为单位，分男女按大小个站排。这边刚刚站好，就听一片杂沓的掌声，有人讲话了。一位首长模样的人，身披土黄色军大衣，迎着劲风挺立在汽车上，手拿一只铁皮喇叭，用不南不北的腔调讲道：“什么是 20 世纪的能源主宰？是石油。祖国太需要石油了，就像我们的妈妈等着输血。六亿双眼睛都在看着我们，我们的命运和祖国紧紧连在一起。孩子们，大幕已经拉开，该你们上场啦！”话很斩截，却震撼人心，